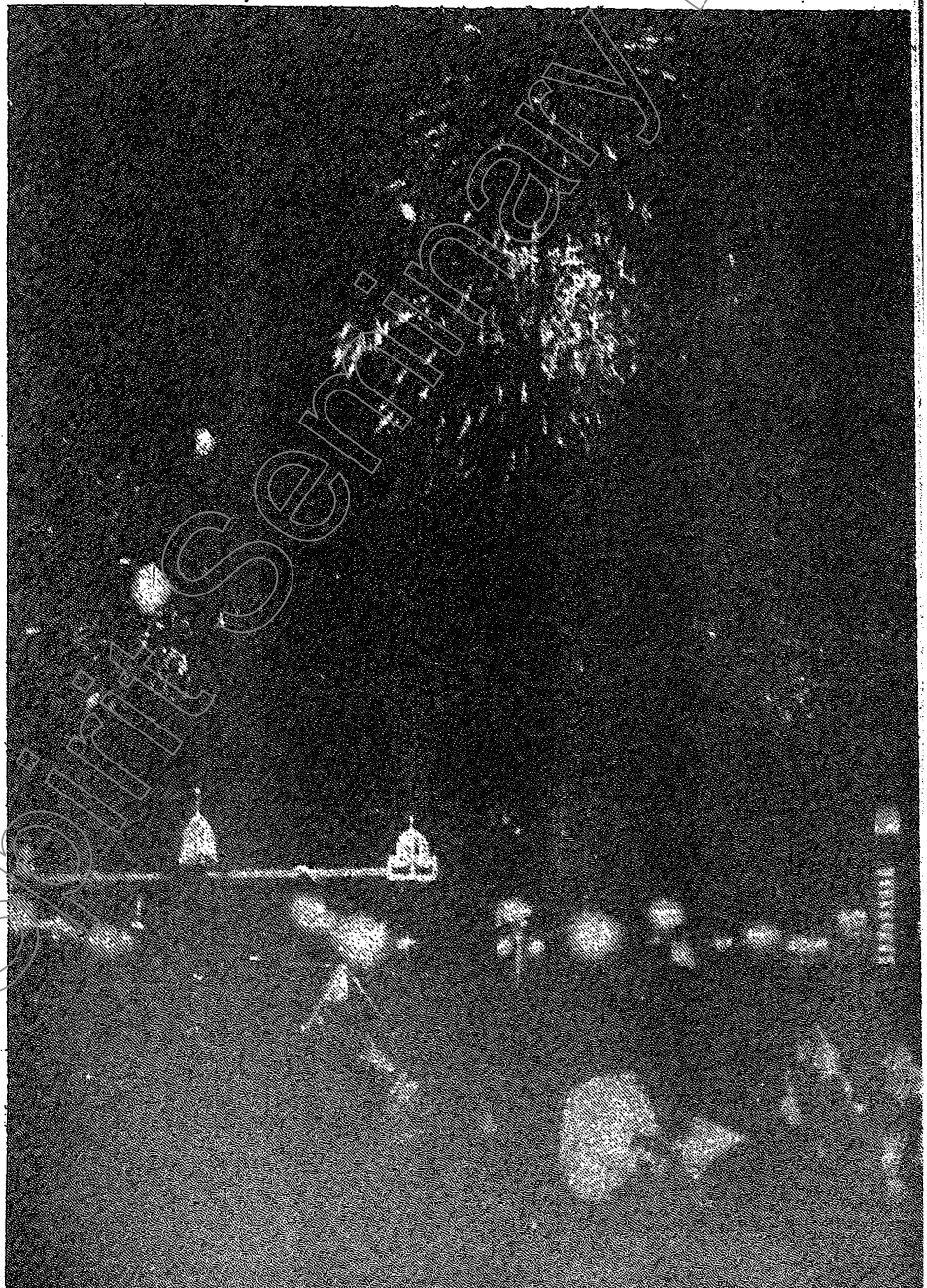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廣揚



114

1956年

5月1日

HONG KONG

Heritage Library



“弟兄們，我以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名命令你們，遠離任何懈怠。不按照我們所傳授的教訓而生活的弟兄。你們自己也知道，怎樣來效法我們；我們在你們當中並沒有作懈怠的人，沒有白吃任何人的飯，却是晝夜不停地勤勉勞累工作，免得累贅你們當中任何人。這並不是說的我們不可以這樣做，可是我們實際沒有這樣做，爲了以身作則，給你們立善表。

“當我們在你們那裏的時候，我們下了這種命令：如果有人不肯勞作，也不許他吃飯！我們聽說在你們當中有些懈怠的人，不願勞作，什麼事都不作，愛管閒事。我們以主耶穌的名吩咐和命令這些人：緘默勞作，自食其力。

“至於你們，弟兄們，請你們時常行善，不要間斷。

“如果有人不服從我在這封信裏的吩咐你們的話，要記出他的名，和他斷絕來往，使他慚愧。可是不要以仇敵對待他，却要勸導他如同弟兄一樣。”

——聖保祿宗徒致德撒洛尼人後書，三章，6—13節。

封面：首都人民在天安門前施放烟火，歡度“五一”勞動節。

（新華社記者 鄒健東攝）



第 114 期 目 錄

半月談：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	(2)
發揮勞動熱情，為建設祖國而努力！.....	牛聖貴神父 (3)
參觀官廳水庫感言.....	李德培神父 (5)
“咎不在傳教士”嗎？.....	楊 堤神父 (7)
講道台：聖寵生命的泉源——彌撒祭禮.....	姚正一神父 (13)
上海神父教友熱烈祝賀張士琅神父榮任代理主教.....	(15)
福州林泉神父榮選代總主教.....	(15)
汕頭教區神職界發表“告神長教友書”.....	(16)
陽光照進了兩湖總修院.....	王育東修士 (18)
訪法、比瑣記.....	楊增年 (26)
各地簡訊.....	(29)
新人新事.....	(33)
耶穌傳.....	李德培神父 (35)

廣 告

(半月刊) 第 114 期 1956年 5月 1日

定價：每冊 0.10元 (每月 1日、16日出版)

訂 閱 價 目

編輯兼出版者

天津市天主教教友 3 個月 6 期 0.60 元

愛國運動促進會 6 個月 12 期 1.20 元

(天津市新華道 9 號) 1 年 24 期 2.40 元

印 刷 者

天津聯合印刷廠 (外埠寄費不加郵費)

(天津市河北區復興道 90 號) (國外及掛號另訂)

天津市期刊登記證刊字第 004 號

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

“五一”國際勞動節雖然是一年一度，但今年的“五一”在中國，是特別有其重大的意義的。

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革命的高潮，許多城市和鄉村，社會主義改造都取得了偉大的勝利；許多私營工商業者，都已接受了社會主義改造。勞動者的隊伍空前壯大了。

我國自解放以來的各項成就，證明了勞動人民的智慧是無窮盡的，是完全可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建設自己的幸福生活的。事實有力地粉碎了反動統治階級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反動理論。只有勞動者，才是世界的真正主人！

今天，當全國人民正在以無比的勞動熱情辛勤愉快地建設着我們的偉大的祖國的時候，我們教友們，更應遵守天主的有關勞動的命令，效法耶穌、聖母和大聖若瑟畢生勤勞的美表，積極地與各界人民一道，獻身於祖國的光明美好的社會主義前程。同時，我們更要盡全力向一切陰謀破壞我們的勞動果實的內外敵人作鬥爭，保衛我們的祖國，保衛世界和平！

發揮勞動熱情，為建設祖國而努力！

北京南崗子天主堂本堂 牛聖貴神父

1956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又到來了。在這偉大的節日裏，全國人民都歡欣鼓舞地來熱烈慶祝，更以無比的勞動熱情來建設我們的偉大祖國。今天我來談談：(1) 勞動的偉大意義；(2) 勞動是天主的誠命；(3) 教友們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潮裏，應該發揮勞動熱情。

勞動的偉大意義

社會不停地在發展着；新鮮的事物一天天地在出現着。通過勞動，世界的面貌天天在改變。許許多多的不可爭辯的客觀事實告訴我們：這一些新的東西都是通過人們的忘我勞動創造出來的。

1956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是在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取得新的勝利聲中到來的。我國人民，為了和平幸福的生活，正在滿懷信心地，為把我國早日建設成爲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努力。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全國人民，特別是工人和工程技術人員們，都正在加倍努力發揮着他們高度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正在展開社會主義競賽，開展技術革新運動，使勞動競賽

和科學技術相聯系，並把它推向更高的階段。今天的艱苦勞動，正是爲了爭取明天的更美滿、更幸福的生活。勞動的偉大意義，於此可見。

勞動是天主的誠命

我們信仰天主的教友，更應仔細體會勞動的真諦。這裏僅引聖經對勞動的重視，便可一目了然。古經記載說：“人生來爲勞動，鳥生來爲飛。”（若伯傳，五，7。）天主對亞當說：“你既聽你女人的話，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樹果……你必終身勞動，才能從地裏得食。”（創世紀，三，17），“你汗血滿面，才得餬口，直到你歸了土。”（同前，三，19。）詩篇上說：“你們早起，夜晚安息，吃勞動得來的飯，是真福。”（一二七，2）新經上也教訓我們重視勞動，耶穌就親自給了我們勞動未絕的芳表。如瑪豆聖經上說：（耶穌基督）“祂不是那木匠的兒子嗎？”（十三，54。）若望聖經上說：“我在白天應該依照差遣我來的意願工作，到了夜裏就沒有人能工作了。”（九，4。）聖保祿給德撒洛教友

寫信說：“如果有人不肯勞動，也就不許他吃飯。”（德後，三，10。）聖保祿致第茂德書上說：“身為基督勇兵，不要怕勞動。”（第後，二，3）；還說：“你們應警惕在諸事勤勞。”（同前，四，5。）宗徒大事錄上說：“他們以製造帳棚為業，與保祿同行。保祿就住在他們那裏，和他們一起勞動。”（十八，3）又說：“你們知道，這兩隻手曾供給了我們和我同伴的需要。我曾多次向你們指示，應這樣勞動來救助貧病人。”（二〇，30—34）

從以上所引的聖經來看，勞動確是天主的誠命；古聖先賢早已給我們教友立了勞動示範的芳表，使我們重視勞動，步其芳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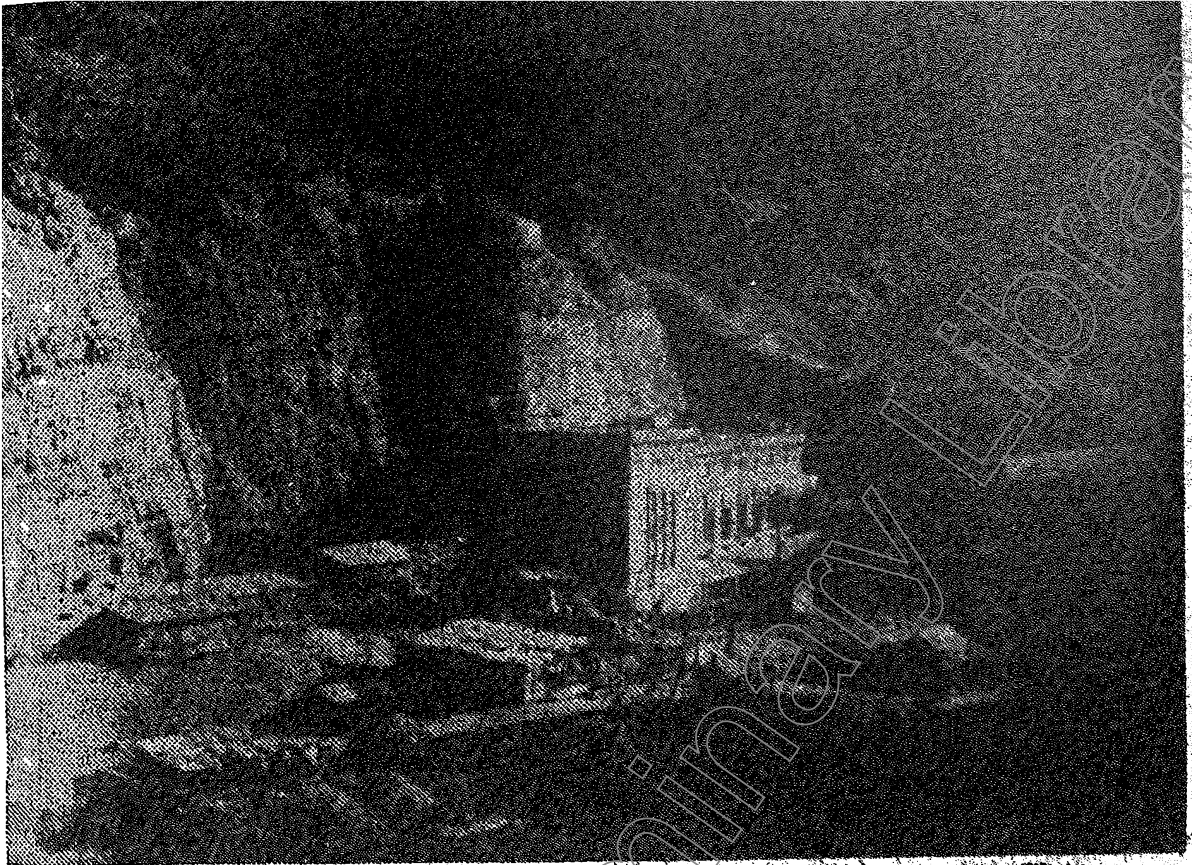
論到對不勞動及懶惰之人之罰，古、新經所載，更是屢見不鮮。今例舉一二，如彌加書載：“禍哉，那些在床上圖謀罪孽造作好惡的人，……他們貪圖田地就佔據，貪圖房屋便奪取，所以主說：我要將災禍降與這族人。”（二，1—3。）請看達味聖王吧！當他打敗了敵人、掌握了猶太及以色列政權後，怠惰，嗜色，不勤勞工作，只知跳舞玩樂；最後竟至違犯主誠，霸佔

了烏利亞之妻拔示巴，同時還犯了謀殺烏利亞的大罪。（列王紀上，二）在新經上，這類的事更多，即不列舉了。

教友們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潮裏應該發揮勞動熱情

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中國共產黨和英明的毛主席的領導下，祖國在各方面都變了樣，呈現出新的氣象。人們都在忘我地勞動着，都是爲了人民的美滿和幸福的生活。從這些事實裏，我們要深刻地體會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我們教友應該擁護這個制度，百倍努力地勞動，在不同的工作崗位上，發揮我們的勞動熱情。否則不但對不起國家，更對不起天主。

事實上，我們的教友們在各自不同的工作崗位上，大多數也都發揮了勞動潛力，有的甚至成爲勞動模範。這裏不妨舉一個例子。北京崇文區國營橡膠廠技術工人徐學藍，是一個信主虔誠的老教友，因在工廠裏積極勞動，迭次得到廠方嘉獎，並被評爲勞動模範；後來又當選爲區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區工會副主席。我們教友們都應向這樣的好教友看齊，努力發揮我們的勞動熱情，來建設我們偉大的祖國吧！



(官廳水力發電站的變電所)

新華社記者劉東繁攝)

參觀官廳水庫感言

天津市天主教教友愛國
運動促進會代理主任委員

李德培神父

1956年4月5日，政協天津市委員會邀集各界人士組成了一個200多人的參觀團，到官廳水庫去參觀。我榮幸地加入了這個參觀團，隨同大家參觀了我國正在興建中的偉大水利工程之一的官廳水庫，感覺到十分興奮。

我們這一行人，6日晨由北京西直門車站乘車出發，向西行經過石景山後即進入山峽；火車通過了63個人工隧道，中午到達攔河壩車站。一下火車，首先接觸眼簾的就

是正面一片汪洋大水，平靜地馴服地如鏡面般地擺在我們面前，向西伸出80—90里；而攔河壩東面，却是深達數十丈的乾河，只有從發電廠引水隧道的尾水渠裏有規律地流出一股細水，涓涓地在流動着。

永定河的上游是黃土高原，由於多年來森林被破壞，水土流失很嚴重。乘乾河、洋河，中途還有蠡水河，在官廳村西北匯合後始稱為永定河；穿過110公里的山峽，至三家店（離北京25公里）進入平原；

再經過蘆溝橋，到天津附近的屈家店併入北運河。該河上游地勢坡度很陡、洪水傾瓶而下，然下游坡度平緩，以致宣洩困難，加以水內攜帶大量泥沙（洪水時期含沙量達40%左右），沿途淤塞，下游河床逐年增高，河槽難以固定。據現有的記錄，由北京到天津這一帶地區，那條河會到各處訪問過；因為河道變化無定，故當時的名稱不是“永定河”，而是“無定河”。

根據我國歷史資料，遠在公元250年的三國時代及1171和1342的金、元兩個朝代，雖曾數次興修過攔水建築，但終未能收到理想的效果。1697年清康熙年間，曾從三家店到蘆溝橋，用石塊在該河東岸築成一道長堤，以期免去北京再受洪水的威脅；統治者並欽賜“無定河”改名為“永定河”，意思是要通過這個命名，使這條河道永遠安定下去，不再為害人民；但它並未稍加馴服，依然三番五次地流向統治者的御座跟前。解放後，掌握了自已命運的人民，在黨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才開始征服這條多年為害的永定河，使它永遠安定下去，馴服地為人民服務。

我們參觀的目標，主要的是水庫和發電廠。水庫工程包括有攔河壩、輸水隧道、進水塔、靜水池；發電工程有進水口及閘室、引水隧道、調壓井、壓力水道、廠房、尾

水渠、變電站等。水庫的工程由1951年開始，1953年攔洪，1955年蓄水。發電工程由1954年施工，原訂1956年第1季度開始變電，因工人同志們的積極操作，提前半年，已於55年年底開始向首都及下花園送電，到現在主要的工程已基本完成。在施工最緊張的當兒，4萬民工及技術人員，晝夜不停地工作，在嚴冬零下20度的溫度下，在水裏、雪裏、水裏，與岩石作頑強的鬥爭。

官廳水庫是一個綜合性的工程，它的功效不僅限於防止洪水氾濫，對於發電、航運、灌溉、養魚、栽植果品、綠化山區、供給都市人民及工業用水，都起着絕大的作用。經數年改造後，該地風景不亞於太湖，將來療養所的建立，市面的繁榮，居民的遷入，遊人的麇集，已在理想之中。自古以來的荒涼山谷，一變而為優美的風景區域。

通過這次參觀，我深刻感到人民政府為人民造福服務的精神，是稀世未有的，唯有在人民民主的制度下，才能有這樣的事。工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其力量是不可限量的。有這樣的條件，我國進入工業化的社會主義社會如立竿見影，不但能完成，而且要提前完成。我們的成就與蘇聯及兄弟國家的協助也是分不開的。我們大家該鼓舞起來，要效法蘇聯人民刻苦奮勉的精神，為建設我國社會主義事業而奮鬥吧！

“咎不在傳教士”嗎？

• 楊堤神父 •

近讀羅光著“陸徵祥傳”，看到書中談到天主教在中國未能興盛的原因，說：“他（指陸徵祥）本人的生活，既因公教而收完滿之效；中華民族爲什麼不可接受公教，而使遺傳的文物制度，躋於完成之域呢？印度佛教，空虛寂滅之道，尙能傳遍中國；爲什麼適合中華人情的公教，反不見容於國人呢？咎不在中國人，也不在傳教士，咎在傳教環境不良，使宗教混於政治。當利瑪竇、徐光啓開教中國的時候，傳教方策由儒道而步上公教。後起的傳教士受環境的影響，沒有貫徹這種方策，使公教弄成了洋教，與中國人心格格不入。”（註1）

“咎不在中國人”，這話是對的。至於“咎不在傳教士”，那就未必然了。這本書的作者羅光想把罪過都推在“傳教環境不良，使宗教混於政治”上，以給傳教士卸責；但我們要問：究竟是誰使“傳教環境不良”，誰使“宗教混於政治

”的呢？從下面的一些記載中，我們可以找出答案來。

“當西班牙王榮華最盛之時，由羅馬教廷接受了一種特權，實際上是將教會的管理權放在國王掌握之中，最重要的特點是，推選教會神長時，必須由西班牙領土內產生。”（註2）

“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人員不斷地干涉由羅馬派出的代牧。不僅政府官吏如此做法，而且教會人員，甚至有些主教，由於過激的民族主義所驅使，往往表示對國王比對教宗更爲忠信。曾被揭發過這樣的事件：即沒有經過相當的準備而搶升某某爲司鐸，僅僅是爲了霸佔傳教崗位，而防止來自傳信部的傳教士。”（註3）

這是“保教權”的開始，是“宗教混於政治”的實際內容，同時更是帝國主義者利用傳教事業進行

侵略和教內帝國主義分子把他們的國家的利益放在傳教事業的利益之上的明證。

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國，在對外發展（亦即侵略）上，是有過鉤心鬥角的鬥爭的。這種鬥爭反映在傳教事業上，則是兩國傳教士的互相傾軋，因國籍和會籍不同而黨同伐異，因此使傳教事業受了很大的影響。舉日本的“教難”爲例：“日本的教難，一部分是由於西、葡兩國傳教士爭權奪利所引起。西班牙傳教士由菲律賓來到日本，發現葡萄牙傳教士先到了日本，已工作數年，未敢大規模地宣傳教義。新來的傳教士不循政府的規定，不聽前輩的意見，居然在街頭巷尾大事宣傳並組織遊行。由於他們的冒失，被一網打盡，判決死刑。火焰一起，誰也無法撲滅。接二連三的教難是越來越兇，以致無論是外國的或本國的神職人員，一個也不能苟全性命於日本。傳信部派遣新鐸前來補充，入境困難，一旦入境，則杳無音信，以後200年，日本之教會及其司鐸、教堂、學校等完全絕迹了。”（註4）

西班牙傳教士爲了與葡萄牙傳教士爭權，而使日本的傳教事業停

頓了200年之久，死了多少人，還能說“咎不在傳教士”嗎？

西、葡兩國的“保教權”，後來又落到了法國的手裏：

“法國人在印度支那傳教，爲時相當長久，羅德(Rhodes)爲著名傳教士之一。由於葡萄牙人在印度勢力太大，這些傳教士對於葡萄牙人之種種限制，表示不滿。濫用保教權，引起了糾紛，羅德受同人之託回歐洲，請求教宗協助調解。葡萄牙人發現航海路線後，所有封疆大吏，耀武揚威，以武力爲後盾，從事宣傳天主教，保教權因之亦有增無已。葡萄牙人之堅甲利兵，固然能保護從事對異教徒宣傳福音的工作人員，但是旁的國家都得服從他們，而且對教會提出了種種條件。保教權中的種種條件，在在都是爲葡萄牙着想的。根據這些條文，廢立之權，操在葡王之手。如無葡王之同意及商討，不得新闢教區；已存在之教區，不得擅自任命主教；無葡王之許可，傳教士不得到印度；凡是前往印度的，必須乘葡船。聖座的任何信件

或公文，在印度不發生任何效力，除非先經過葡王的批准。在印度支那的傳教事業完全成了葡萄牙人的傳教事業，雖然傳教士並非清一色的葡萄牙人。歐洲其他國家的人一參加此種傳教工作，即失去了原來的國籍。一切經濟援助，來自葡萄牙政府。在傳教事業初開之時，聖座同意這些條件，保教權會經過正式認可。傳教事業極盛之期，經濟充足；由於傳教區增加，用錢之處更多，以致供不應求，困難漸生。有許多熱心人士，獻身為教會服務，國籍不同的人，甘願離鄉背井，以葡萄牙國民的身份而從事宣傳福音工作。經濟援助中斷，許多傳教士自力更生。有的把在歐洲的私有財產變賣而接濟傳教事業，無產者則感受很大的困難。也有的另想辦法，找些經理買辦，做起生意來了，利用教會的辦事人員，對本地人進行剝削而累積財富。當羅德到羅馬去的時候，教會的情形就是如此。他請求教宗在東方另建立不受葡萄牙人節制的教區。羅德知道到哪

裏去找到適當的人才來担任這些工作。他在巴黎接觸了一個新成立的修會，裏面有熱心的神職人員。他們團結一條心，彼此以傳教教人相勉勵。他向傳信部提名推荐了幾位。葡萄牙大使聽說此事，極力反對，認為這是藐視葡王權限的舉動。正在此時，教宗依諾增爵第十逝世。羅德看見風頭不對，沒有再往前追求。他到波斯一個新教區去了，1660年死在那裏。

“羅德的計劃雖然失敗了，可是後來被一個公爵夫人 Duchess D'Aiguillon 完成了。她是一個極虔誠的教友，向教宗亞力山第七及紅衣主教請願，她的呼籲是這樣的懇切，以致終於得到了教宗為東方傳教區任命了三位法籍主教。Pallu 在東京，Mothe-Lambert 在印度支那，Goto-lendi 在南京。這三位主教管理中國本部傳教事務：在東京的管西南諸省，印度支那的管東南諸省，南京的則管北方各省。教會方面的困難雖已克服，但在上任履新以前仍有種種

障需要戰勝。自然而然，有行路方面的麻煩，葡萄牙不贊成教宗的措施而不發給護照，荷蘭人和英國人不讓他們乘荷蘭船或英國船，怕法國利用他們和遠東建立正常的關係。因為有種種困難，Pallu 想組織一個公司（商旅），英、荷人爲了深入印度各地曾用過這種辦法。傳教士的性情太急，沒有等到這樣的公司組織成功，便決定走地中海向東而行，但是應該分開，各走各的，免得一人出事三人倒楣。在離開歐洲以前，想建立一個傳教機構，以管理傳教事務、供應給養、培植後起之秀爲宗旨。建立這樣的組織，巴黎一位主教 Jean Duval 早有此種計劃，他在 Bac 路已購買地基，預備修建。主教以爲和這批傳教士聯絡是再好沒有了；結果他把 Bac 路的產業都送給他們，唯一的條件是要成立一座修院，培養人才，以供在東方的法國傳教區之用。有三位司鐸擔任這種組織工作，1663年正式成立。

“當 Mothe-Lambert

聽見葡王對他們下了通緝令時，他已啓了程。他設法撇開了官方的監視，終於到達暹羅的首都。Cotolendi 到了印度，死在那裏，年僅32歲。Pallu 冒險成功，在暹羅會見了同伴。地利人和，兩位熱血青年，抓住時間，不遺餘力地工作。設立學校一所，爲栽培本地神職班之用。爲了向附近各地發展業務，又建立了一個根據地。

“在暹羅工作了一個時期，Pallu 想邀請一些別的工作同志，並要使教宗知道葡萄牙人在路上對傳教士的爲難，他回到了歐洲。他先到羅馬，後到巴黎。在巴黎，他在法王路易14世面前呈遞爲發展在東方法國傳教勢力的計劃。法王路易自然地被這種既能發展國威又能廣揚公教的良機所吸引，故對此遠景甚爲憧憬。Pallu 於1670年回到暹羅，感覺吾道不孤，靠山堅強。我在前面已經說過，Pallu 被指定管理中國西南的雲南、貴州、湖廣、四川、廣西等省教務。他是名正言順地要出巡他的遼闊的教

區，但是天時不佳，被迫在馬尼拉登陸。正當此時，法蘭西和西班牙的關係緊張，眼看戰爭就要爆發。Pallu 被認為間諜而被捕，解至西班牙。由於法王路易及教宗依諾增爵第11的交涉，他才得到釋放而回法國。1681年第三次離國東行。和他同行的另有19位新傳教士。他曾從暹羅經台灣而入福建。1684年10月間逝世。”（註5）

這樣，葡萄牙人在東方傳教事業上的獨佔局面才被打開。西、葡兩國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從1810年開始紛紛獨立，1893年，西、美戰爭之後，古巴及菲律賓羣島又為美國所併，從此西、葡兩國在國際上的威風一落千丈，起而代之的是荷、英、法、德、美等國。而我們中國呢，自鴉片戰爭以迄八國聯軍，屢戰屢敗，遂淪為帝國主義逐鹿之地。“保教權”由葡萄牙轉至法國手中之後，法國傳教士仗勢欺人的事層出不窮，引起過多次的“教案”。這對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是否有好處呢？一點也沒有。從下面這段引自“陸徵祥傳”的記載中，可以看出法國政府是怎樣地妨礙了中國天主教的發展：

“1918年，歐戰快要結束，中國預備出席和平會議，與老（指陸徵祥）乃與教廷開議，彼此互換使節。惜事機不密，為法國政府所探知，雖雙方已指定使節人選，終以法國政府的反對，通使事重又擱起。”

（註6）

這短短的一段，與許多類似記載一樣，都足以證明：很久以來，中國的教會即為帝國主義政府和教內帝國主義分子所控制，作為欺壓中國人民的工具了。還能說“咎不在傳教士”嗎？

最近我整理本堂圖書室，在亂七八糟的故紙堆中，發現了幾本有許多照片的小冊子，其中之一是美國瑪利諾會25位司鐸晉鐸紀念冊，冊內轉載了美國“生活”雜誌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顯而易見地是出自一個中國人之手。現在我把這篇文章的一些片斷摘譯如下，作為本文的結尾：

“700年來教會努力對中國傳教。聖賢先烈，前仆後繼。成績何在？照人數說，成績微小。教友不到400萬，和中國人口的比例，不到1%。700年的心血是白費了嗎？……

“事實上，數百年來，公教被認為是文化侵略者。認識我們的生活方式和歷史的人，就不以為奇了。……

“接受公教還有第二個障礙，即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以為教會和政治及帝國主義的侵略有連帶關係。當外國開始堅持門戶開放政策，在訂立不平等條約的時候，往往摻雜着保護傳教士的條文。使普通的中國人都有了一個印象，即認為傳教士為列強的先鋒隊，傳教士的背後就是兵艦大砲。我們是帝國主義的一塊肥肉。凡是足踏我國土之傳教士，我們就認為他們是帝國主義的骨幹分子。公教為我們成了帝國主

義，我們把教會當做政治侵略者。”

不管是文化侵略也罷，政治侵略也罷，天主教所以在中國人民眼中有了如此的壞印象，外國傳教士是難辭其咎的。因此我們今天反對帝國主義，正是愛國愛教的正義之舉，而絕不是反教或背教的行為！

(註1) 羅光：《陸徵祥傳》，26題：自傳。

(註2) J. J. Considine : Call for Forty Thousands, 頁151

(註3) Edward Goulet, S. J. : Holy See and the Missions, 頁16。

(註4) 同上，頁18

(註5) D. W. Allan : Jesuits at the Court of Peking : 第10章

(註6) 同註1，25題：宗座。

無錫潘默道神父病逝

無錫市天主教愛國會委員、無錫三里橋若瑟堂本堂司鐸潘默道(瑪竇)神父，於1956年3月26日下午2時，以腦溢血症病逝於無錫市人民醫院，享年57歲，終前安領終傅聖事。

28日上午7時，無錫總鐸康思誠神父特為亡者舉行追思大彌撒。30日下午4時，在愛國會舉行追悼大會，出席愛國會全體委員及教友等百餘人，各界代表紛紛派員弔唁並獻花圈。南京李維光代總主教及南京愛國會亦馳電致唁。31日上午，將潘神父遺體安葬於惠山西麓龍山梢教會聖地，送殯教友將近3,000人。

請衆信友，為亡者祈求天主早賜昇天。



講道台

聖寵生命的泉源——彌撒祭禮

• 姚正一神父 •

彌撒是十字架的延續

凡是超性的恩惠，都來自耶穌的十字聖架，因為耶穌是以全人類的名義，實行了祂的祭獻。祂爲了使我們獲得超性的生命，爲了使我們享有承受天主的產業——天堂的永福的權利，才在十字架上作了全燔之祭，才爲我們犧牲了祂的生命。聖保祿宗徒曾以耶穌之名義向天主聖父說：“你不喜愛犧牲和祭物，却給我預備了身體；燔祭和贖罪的犧牲你都不肯接受，於是我說：天主啊！我來是奉行你的意旨。”（希伯來，十，5—7）的確，我們打開四史福音，在逐行逐字中都可以看到耶穌的思想、言論、行動是完全合乎天主聖意的，並且圓滿地執行了天主交付於祂的使命：攻斥

罪惡和勸人悔罪行善。正因爲這樣，才引起了當時那些無惡不作、欺壓善良人民的統治階級——法利賽黨的忌恨，硬要扼殺祂，釘祂在十字架上。耶穌却毅然地堅持着祂正義的行動，同時呢，祂也情願忍受極端的苦辱和悲慘的死亡，爲了補償罪惡給人類帶來的毒害——靈魂的死亡，超性生命的喪失。爲此聖教會以“十字架，我讚美你，你是我惟一的希望”一語來頌揚耶穌的十字架。然而，正如耶穌在受難前夕舉行最後晚餐時，使古教的祭體與十字架的祭獻發生了連帶的關係一樣，現在的世界由於彌撒祭禮，才有份於十字架的祭獻。師主篇的著者曾熱情地讚揚司祭的地位說：“當司祭舉行彌撒時，他使天使喜悅，建立聖教會，援助活人，給死

人安息。”僅此數語，便可使我們明白一點彌撒聖祭的寶貴了。

彌撒是教友生活的中心

耶穌雖然為我們而死，却不代替我們作我們應作的一切。因此我們也不能推卸我們應作的祭獻；就是完成日常的任務，克服各種困難，最後，忍耐地接受生命末日的來臨——死亡。這是我們聖化自己和獲得永生不可缺少的條件。不過，如果我們願意有效地將自己祭獻於天主，就應該將我們的行為與耶穌的祭獻聯合起來。彌撒便是聯合我們於耶穌的最好方法。因為，我們知道，彌撒雖然是重複十字架上的祭獻，却不僅是由耶穌一人所獻，而是由耶穌與司鐸代表全部聖教會奉獻的。我們教友呢，恰好又是聖教會的子女，耶穌的肢體。這樣，換言之，彌撒也是我們與耶穌共同獻於天主的祭禮。因此彌撒不僅是聖教會生活的中心，同時也是每個信友生活的中心。一個教友在舉行彌撒聖祭上能分享多少份，便在耶穌與人類的結合上也享有多少份。同時，他所領受的聖事，也都是為使他皈向於彌撒和領聖體；他所領受的聖洗為使他有效地參與彌撒和

領聖體的資格。

聖體聖事是教友超性生命的神糧。試想一個信友，在清晨一起牀，便走進聖堂虔誠地參與彌撒，奉獻他一日的生命於天主，並由聖體中獲得天主的寵佑和足夠的力量；然後走上他的工作崗位，精神飽滿地善盡他的職務。那末，當他感到工作乏味有意怠職時，一想到拿這樣的工作態度獻於天主，天主是不會中悅的；當他有意作奸犯科恣意作惡時，或者企圖危害祖國危害人民時，他一想到這種罪惡行動與基督愛人的誡命是背道而馳的；並且當他次日參與彌撒聖祭時，昨日的罪行將使他羞愧難堪無地自容的；便能毅然自戒。

彌撒使苦痛的心靈得到安慰，罪債重重的靈魂得到赦免，努力向善的靈魂得到快慰。就是信友死後在煉獄裏，他還要享受彌撒的效果。為此，信友從一入世直到進入天堂為止，一直地在因着彌撒而超性地生活着。所以，不願參與彌撒、恭領聖體的信友絕不能算做虔誠的信友。我希望每個教友都重視彌撒聖祭，多次地參與彌撒聖祭，使我們在神修的道路上獲得有效的聖寵。

上海神父教友熱烈祝賀

張士琅神父榮任上海教區代理主教

上海神父教友熱烈祝賀張士琅神父榮任上海教區代理主教。張代主教當選後，神長教友紛紛發表談話，表示熱烈歡迎。如上海教區諮議會議員徐元榮神父說：“張士琅神父當選為代理主教，正是民意，也是天主的聖意。除感謝天主外，我們神父和全教區教友同聲慶祝，一心擁護。”張家樹院長神父說：“張代主教年紀已很大，能負起這一責任，能正確地領導愛國愛教，這種精神是值得欽佩的。我們一定跟他一起辦好教會。”上海市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備委員會主任胡文耀教友說：“張士琅神父榮任上海教區代理主教是一件大喜事，我相信，張代主教有充分的力量和堅強的信心，辦好上海天主教會，領導神父教友團結一致，愛國愛教。”

3月下旬，成立了上海天主教友慶祝張士琅神父榮任代理主教籌備委員會，積極籌備熱烈慶祝。4月8日，在徐家匯大堂舉行了上海教友慶祝張士琅神父榮任上海教區代理主教的謝天主大彌撒。彌撒後，教友們聚集在堂門口和堂場上，當張代主教出堂時，一羣教友兒童向他獻了鮮花，大家送代主教上了汽車。接着在徐家匯愛國會分籌會禮堂，舉行了徐家匯教友祝賀張代主教大會。修道院、獻堂會、若瑟院等修會，以及徐家匯各個地段的教友都向代主教獻了花，表示擁護和愛戴。中午，舉行了祝賀張代主教的宴會。參加宴會的神父和男女教友230多人。宴會中教友代表熱烈地致了祝詞，並獻了神花和鮮花，土山灣教友獻了禮物，會場充滿歡樂愉快情緒。會後並舉行了全體攝影。（多默）

福州林泉神父榮選代總主教

福州總主教區的全體神父們，按照教律，於最近選舉了林泉、徐子暉、趙魁、徐忍成、李吾網等神父為教區議會的議員；並選舉林泉神父為福州總主教區的代理總主教。

福州市的神長和教友們，爲了表示他們內心的無限喜悅，特於4月1日上午在泛船浦天主堂舉行慶祝林泉神父榮選福州總主教區代理總主教的就職大禮彌撒和慶祝會。

那天剛好又是復活節，大家都感到這是雙喜臨門，所以參加慶祝者也極踴躍。當大禮彌撒的時候，堂內即席無虛位，約有二千餘人。是日廈門教區的黃子玉主教和福安教區的林子鼎主教以及本市的許多來賓們，也都蒞臨參加。

大禮彌撒之後，進行了慶祝林泉代總主教就職典禮大會，會後並舉行了宴會，情況甚爲熱烈。（辰）

汕頭教區神職界發表“告神長教友書”

汕頭教區蘇秉繩代理主教，劉安端、李元勛、林以忠、黃伯祿、黃若望、袁中希、陳秉天、林指如、莊以蒞、陳井然、王致中、鄒德鄰、莊嚴、楊德軒、陳秉仁、黃中權、陳希天、林澤民、蘇宗仰、李問津、葉培、溫湯銘、蔡體遠等神父共24人，於本年3月13日聯名發表“告神長教友書”。

“告神長教友書”歷述了黃克仁反革命集團在汕頭教區的種種反革命罪行，對政府逮捕黃克仁等反革命分子的措施表示擁護。此外，這些神長們還根據自己的研究體會，說明了政府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正確性；更根據教義闡明了教友應該熱愛祖國的道理。最後號召全體神長教友，站在愛國的立場上，

團結在人民政府的周圍，共策共勵，做好以下三點：

（1）堅決與帝國主義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劃清界限，提高警惕，不讓他們利用教會進行破壞祖國、危害教會的活動；

（2）努力加強愛國主義學習，遵守政府法令，響應人民政府的號召；

（3）在愛國愛教的基礎上，加強神長與教友間的團結，做好愛國愛教榮主教靈的工作，同時和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

3月24日晚，汕頭市舉行了教友大會。會上，由72歲高齡的林以忠老神父代表汕頭教區神職人員，宣讀了上項“告神長教友書”。蘇秉繩

代理主教並在大會上發表了談話。

蘇代理主教說：“愛國愛教是沒有矛盾的。宗教信仰是我們的需要，政府不但准許，而且還保護我們的宗教信仰。人民政府領導的國家是值得我們愛護的。我們要做一個好公民，應當遵守國家法令；我們又是教友，更要遵守誠命，愛護國家。”

蘇代理主教又說：“我認爲愛國會是領導教友愛國的機構，絕不

干涉教會內部的事情。教友們可以參加，不用顧慮。”接着，蘇代理主教宣佈：汕頭市內各堂的本堂神父都參加了愛國會。這時，會場裏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在會上發言的還有王致中神父，沈志勵、陳遠文、羅耐芳、張英偉、林雲等教友。他們分別談了自己的感想，一致表示，今後要在現有的基礎上勝利前進。

（汕頭愛國會）

“要走在愛國的最前面”

山東聊城縣南關街的周明德神父，今年雖已是78歲的高齡了，但對愛國愛教工作，一向很積極。他常說：“宗教是有地方性的，宗教離開了國家，是不能獨存的。中國人奉了教還是中國人，於情於理，都該當愛自己的祖國。要按教義來講，奉教人應該走在愛國的最前面。”

最近，周明德老神父當選爲聊城縣政協委員，他感到十分高興。他說：“這是我愛國的最好的機會。”就連南關的全體教友也都高興的不得了，都說：過去社會上一提到奉教的，就如出了“五服”的中國人；現在顯然不是這樣了，奉教的也是祖國大家庭中的一分子。周明德神父在政協會上的發言中，對政府一視同仁的政策表示感激；他又說：教會內還有些人的愛國心情遠不及政府對教會的關切，甚至站在相反的立場上，這是帝國主義餘毒的影響，他表示願盡最大的努力去挽救這些人。

（胡嘉祿神父）

新人
新事

陽光照進了

——在湖北省第一次青年代表大會上的發言

漢口兩湖總修院 王育東修士

各位青年朋友們：

我是天主教漢口兩湖總修院的修士，現在我來把我們修院過去和現在的情況作一番介紹：

修院是天主教會培養神職人員的地方，在修院生活和學習的修士，也就是爲了使自己能成爲一個未來的教會神職人員，爲廣大教徒服務。如果沒有修院和修士，教會的未來工作就不能執行，可以說修院和修士是我們天主教會的命脈。正因爲修院和修士在天主教會非常重要，所以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也總是設法加以操縱和控制。

過去的兩湖總修院，是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進行陰謀活動的大本營

我們兩湖總修院是湖南湖北兩省天主教會的高等學院，長期以來被帝國主義所操縱利用成爲奴化中國人民的場所。解放以後，又被劉和德反革命集團直接控制，把修院變成了反革命活動的大本營。反革命集團罪魁劉和德在他被捕以前是我們總修院的院長，他親自對我們施行着法西斯的殘酷統治，對我們散布了、種下了無數的反革命毒素

。現在讓我首先簡略地談談劉和德反革命集團在修院內對我們青年修士在各方面所進行的毒害吧！

劉和德反革命集團毒害我們最毒辣的手段是玩弄我們的宗教情感，利用各種宗教形式和語言散布反革命毒素，施行反動教育。先是要我們仇恨共產黨和新中國，說共產黨是不信神的，是滅宗教的；又說現在世界上存在着有神與無神的兩

兩湖總修院

編者按：這篇文章是漢口兩湖總修院王育東修士在3月19日在湖北省第一次青年代表大會全體會議上的發言，原載武漢市天主教愛國組織籌備委員會會刊第48期上。王育東修士以自己親身的經歷，揭露了教內反革命分子過去控制修院、毒害青年修士的醜惡罪行；並且興奮地傾吐出今天的內心的喜悅，提出了今後努力的方向。我們認為，這不只是王育東修士和兩湖總修院的修士們的心聲，也是許許多多曾受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毒害的青年們的共同感受，所以特將這篇文章轉載在這裏，希望通過它喚醒一些仍在歧路徘徊的青年修士和教友們。在轉載時，我們作了一些刪節和文字上的修改，並加了大小標題。

大陣營；說天主教與共產黨勢不兩立，叫我們時刻準備着戰鬥。反革命集團又污蔑人民政府的宗教政策是假的，說人民政府遲早總有一天要消滅宗教。反革命集團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這樣的歪曲後，還認為不夠，還怕我們不相信，便又製造出了各種污蔑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荒唐故事以及陰謀事件，比如：在漢口車站踏天主堂，劉和德罪魁及其集團分子製造過聖體被辱事件；反革命分子把祭餅擱在地下，誣稱

為耶穌聖體，以此污蔑人民政府不允許宗教信仰自由，並且還拍成照片送往國外，供給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進行冷戰的資料。反革命罪魁劉和德利用院長職權經常召集我們造謠說，國內這個地方有教難，那個地方神長被害、教堂被佔，甚至還把這種污蔑擴張到東歐人民民主國家，惡毒地說：在這些國家內也有教難，主教神父遭迫害，教堂被強佔等等。

經過反革命集團如此的污蔑宣

傳後，我們就信以為真，從骨髓裏害怕共產黨，仇恨共產黨，總覺得共產黨是不會允許宗教信仰自由的。而我們有宗教信仰的人又認為信仰是最寶貴的，於是就準備着和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拚掉。但是事實總會粉碎謠言，鐵的事實證明：中國和其他各國的共產黨不但不消滅宗教，而且還保護宗教，這樣的例子很多，我也不用多舉，今天在座的代表們尤其是宗教界代表都可以證明這一點。而我們現在的人民政府，確確實實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政府。只看解放六年多以來的許多建設，就不知為人民作了多少好事。

反革命分子嚴嚴地控制修士們의思想和行動

那麼，對這些鐵的事實，劉和德反革命集團又採取如何的對待方法呢？那就是百般阻止我們與新社會新事物接觸，嚴嚴地控制我們整個的思想、言論和行動，怕我們與新人新事物接觸後認清了真相，怕我們認清了真相後，剝下他的宗教外衣，而露出他的反革命原形。反革命罪魁劉和德對這方面的罪惡事實非常多，而且惡毒，請聽下面的一些事實吧：解放後一直到肅反運

動在修院展開的前夕，我們讀的課本除了拉丁文的神哲學外，讀的國文，還是幾世紀以前的古文觀止。修士們除了讀反革命分子指定的書以外，其他任何書籍，一概不許保有或閱讀，特別不容許看進步書籍。反革命罪魁劉和德在我們修院進行過對各修士書籍的大登記並經常進行檢查，如果發現某同學有進步書籍，那個同學就要受到最嚴厲的處分，有時是當眾警告，有時甚至於開除，像這樣的事情在我們修院發生過很多次。同學就是讀其他學術性質的書，也為反革命集團所不容許，因為他們認為讀這些書的修士是別有用心，是“心壞了”。“心壞了”這三個字對我們修士來說是一個非常不好的名詞，誰也不願意接受。對於讀報紙，反革命集團控制得更嚴，修院裏除了訂了人民日報和長江日報以外，其他任何報紙雜誌，一點兒也沒有。而且這兩份報紙，也一直到1953年下半年，在迫不得已的情勢下，反革命罪魁劉和德才准許我們看，看的時間也只是中午休息很短的一段時間。總之，凡是一切能使我們接觸新事物的場合和機會，反革命罪魁劉和德一概加以杜絕。一年中，我們頂多

能看兩次電影，而且是集體，是經有關方面苦口婆心的交涉，把票買好後送到門上才准許的。我們修士從來不能個人外出，出去至少也得有兩人，爲的是好互相監視，並且像這樣的外出，也是很少。至於我們的言論，也得合乎反革命集團的胃口，只得說些反動的，不滿意人民政府和新社會的話。如果發現某同學說了些比較進步的話，那麼，這個同學就要遭到迎面的打擊，被認爲是“左傾危險分子”。對於我們修士的來往信件，也必須經劉和德檢查，如果發現其中有些進步字眼或是有反革命集團認爲不滿意的任何字句，發信的或收信的同學也同樣要受到迫害。此外，反革命罪魁劉和德還布置了一些爪牙秘密監視同學的與行動並向他彙報。

進行反動教育和宣傳，號召修士們效法反革命分子

反革命集團對我們這樣地控制還覺得不夠，還在修院內經常舉行各種類型的大小集合或報告會，配合這些集合和報告會又向我們大量進行反動教育及宣傳。這裏只舉一個例子：1953年3月間，當時還在武漢的帝國主義分子及反革命分子

造謠說外地有兩個姓沈的神職人員被人民政府害死了。其實這兩個所謂的神職人員是兩個披着宗教外衣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反革命分子，他們被捕後，因患病醫治無效而死了，還是在醫院裏死的。可是在武漢的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却歪曲事實，乘機污蔑人民政府滅教，還說這些病死的反革命分子是“致命聖人”。首先我們修院裏舉行大禮紅彌撒，表示慶祝。作彌撒本來不壞，可是利用這個彌撒聖事來進行反革命活動那就是壞事。在彌撒後接着又舉行慶祝會，會上，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先後發言，大肆污蔑咒罵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散布教難空氣，並且號召我們要效法反革命分子同政府鬥爭到底，好爭取致命升天堂。通過這樣的集會，我在思想上更加仇恨共產黨，覺得共產黨害死了我們的神父要消滅教會，以爲到了鬥爭的時候。此外，劉和德反革命集團還經常請外地的反動神職人員，尤其是請上海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公青”分子來修院介紹反動經驗。

劉和德反革命集團，在我們思想上行動上打下了反動基礎以後，就積極地破壞人民政府的各項政策

法令。比如：當人民政府禁止接受帝國主義津貼時；反革命集團分子却另謀詭計，把我們修士的名字抄往香港，要香港的帝國主義分子在匯款信封上寫上我們的名字，取錢時，也叫我們修士去領，說這是什麼“舅父”、“表哥”寄來的。其實，我們在香港連鬼也不認識，完全是反革命分子的陰謀；領回的錢我們修士一文也未得到，全部被反革命分子拿去了，這就是他們領取帝國主義津貼活動的方式之一，他們把這些沾滿了人民鮮血的錢，又用來作為反革命活動的資本。1954年武漢市取締反動組織“聖母軍”的時候，全市都在轟轟烈烈開展運動，可是我們的修院却在反革命罪魁劉和德的指示下，成天分成小組秘密進行研究，專門找出些反動理由來駁斥人民政府，準備和人民政府對抗。又比如：在去年全國各地展開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時候，反革命罪魁劉和德就親自給我們布置，說政府冤枉胡風，說胡風之所以成為反革命分子是因為前幾十年的幾封信件而形成的。於是劉和德罪魁接着就命令我們清查各人所有的東西，銷燬全部反動罪證，一直到去年9月

4日公安同志進行搜查的前一天，劉和德布置了20餘人在修院進行大檢查，結果燒燬了全部罪證。總之劉和德反革命集團對人民政府每一項政策法令或運動都是不甘心放手的，都是要設法破壞的。至於利用課堂講道來造謠污蔑破壞那更是平常。劉和德反革命集團為了對它的反革命活動肆行包庇，免得傳出去，又封鎖了我們的整個有生官能，布置了內容極其反動的“不聽、不看、不說、不想”的“四不”原則，來要我們對抗人民政府的工作幹部。最毒辣的是捏造了教會法典，封死了我們的口舌，說教典不許承認神職人員是反革命分子，更不許檢舉、控訴、鬥爭，即使神職人員幹了反革命活動也不許控告檢舉。各位代表們，你們大家是可以清楚地看出：劉和德反革命集團是有計劃有步驟地對我們毒害，層層的毒害封閉着我們，使我們與新人新事物完全隔絕，分不清敵我，完全成了麻木不仁的人了。

害得青年修士們死氣沉沉地，悲觀失望，差不多不是中國人了

以上我簡略地介紹了劉和德反

革命集團如何扼殺我們的政治生命，毒害了我們。真的，在劉和德反革命集團這種毒惡的教養下，我們青年修士，已經是陷入了一個可悲痛的死亡的泥坑。大家知道，青年是祖國的未來，有着極其壯麗遠大的前途。同樣，一個愛國愛教的修士，也有着無限美好的未來。可是在劉和德反革命集團控制下的我們，却不是這樣，在我們青年修士的思想形成了一個灰色人生觀，以為共產黨是消滅宗教的，以為有宗教信仰的人，尤其是準備將來為宗教服務的我們沒有前途。所以我們都成天悲觀失望，以為自己的前途就是坐牢，就是去死。當我們中有的同學患病的時候，也是嘆息說：“唉，不如早死好，現在不死將來也得被共產黨害死，早死還可以少受苦。”當我們路過一座建築物的時候，也是哀聲悲嘆說：“這都該他們共產黨享受，我們宗教信仰者是沒有分的，只有死路一條。”回想起來最使我們悲痛的是：我們作了反革命分子的狗腿子，還自以為是為了“真理”，為了“信仰”；因此，反動得也越堅決，越大膽，儘量“爭取致命，好升天堂”——這些就是劉和德罪魁的陰謀目的。

現在我們才徹底認識了這個陰謀，才徹底認識了劉和德反革命集團所宣傳的“致命”就是我們一方面同人民政府拚命，一方面替反革命分子賣命。總而言之，當全國人民正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為了社會主義進行忘我勞動的時候，我們這一羣受毒害的青年，却死氣沉沉，在劉和德反革命集團的殘酷統治下過着黑暗的生活，對祖國的建設不但不支援，反而反對，還蓄意設法進行破壞，我們差不多已經不是一個中國人了。

此外，我還提一提劉和德反革命集團對我們的生活待遇也非常殘酷，只提幾個例子大家就可以明白：我們修士從來不准許自己存有一絲一毫的零用錢，要什麼東西，得向劉和德求，簡直像乞丐一樣，並且經常遭到拒絕。我們的伙食也非常簡陋。在修院裏成天很少有運動的時間，反革命罪魁劉和德及其集團分子對我們僅僅所有的一項籃球運動也是百般地不高興。因着這種殘酷待遇，我們修院40多個同學中，據不完全統計，已近4分之1的同學害肺病，4分之1以上的人害着嚴重的近視眼，大多數的同學患着貧血症。

就因為盲目相信他們是“神長”，所以就任憑擺佈

大家聽了這些情況後，一定很憤恨，也許還驚奇我們為什麼在這樣的殘害下，沒有一點兒感覺。情況是這樣的：因為我們信教虔誠，從小就進了修院，長期受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毒害非常深，分不清是非，又加上反革命分子所進行的反革命活動，大都是披着宗教外衣，更不容易使我們看出真相；而且當時我們也認為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是“神長”，認為他們說話作事都不會錯的，所以就任憑他們的擺佈，給我們的生命造成了無數損失。對我們的生活待遇反革命罪魁劉和德也有一套應付的“理論”：他要我們不要注重現世的享受，說人生在世要多吃苦，並且要找苦吃，在生活上要多作克苦，死後才有幸福。可是他們自己呢，却另是一套，在生活上儘量舒適享受。劉和德反革命集團就這樣來麻痺我們的思想和意志的。在我們同學中對反革命集團的迫害，也有過一些小小的反抗和掙扎。但這種小小的反抗和掙扎也並不是有了政治覺悟的鬥爭，同時又是孤獨

進行的，所以不但得不到結果，反而給自身惹來更多的迫害和打擊。

我們的祖國是解放了，毛主席像太陽一樣照亮了全中國，但我們的修院却被劉和德反革命集團的魔掌遮蓋成了黑漆一片。人民政府也對反革命魁首劉和德進行長期的說服教育，也曾多次警告過他，要他放棄反革命立場，終止反革命活動。可是他却死心塌地地要幹反革命，要毒害我們青年。

修士們今天真正站起來了偉大的肅反運動拯救了我們，經過這次運動，我們修院是煥然一新了。目前我們全修院的愛國神長和修士們正在為辦好愛國愛教的新修院，為徹底清除帝國主義和反革命分子所遺留下的殘餘影響、反動及不合理的制度而努力奮鬥着。

在這裏，我再着重提請大家注意：人民政府的宗教政策始終是一貫的，而我們修院也一點兒沒有反教。在宗教方面，以至於生活習慣方面，我們還是和從前一樣，還是和真正天主教會的精神一樣。這也是人民政府所特別尊重和保護的，任何陰謀污蔑人民政府宗教政策的壞蛋們也不能抹殺鐵的事實。

各位代表們，我們青年修士今

天已經是真正地站起來了，已經真正體會到作為一個中國人民的光榮，感覺到生活在毛澤東時代的幸福。我們修士們也認識到了當愛國修士作愛國愛教的神職人員，同樣也是有光明前途的。祖國、人民政府對我們更是關懷，在各方面給與照顧和幫助。今後我們一定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投向祖國大家庭的懷抱，並要努力用實際行動來報答祖國和祖國人民。

數十年來破天荒第一次

過去我們從小離開了家庭，祖國對我們的溫暖也為劉和德反革命集團所阻隔，人民對我們的關懷也從來沒有得到，完全是一羣孤苦哀憐的人，想到此真是悲傷痛恨。今天作為兩湖總修院的修士代表來參加這樣的一個大會，這還是兩湖總修院成立數十年來破天荒的第一次，尤其是第一次就能和全省青年代表見面，我真有說不出的感激與高興。

親愛的朋友們，兩湖總修院的青年修士們再不會和你們生疏了，更不會同你們隔絕了，因為使我們之間隔絕的劉和德反革命集團已經永遠被消滅了，被粉碎了！

全體青年同胞們，我現在代表漢口天主教兩湖總修院全體修士

傾吐了我們含冤數年而不敢傾吐的衷曲，並且將我們的心聲表達在全省青年代表之前，使你們知道我們修士過去是怎樣被劉和德反革命集團所毒害，因而激起大家對反革命分子的無限憤恨，並且各人今後也更要提高革命警惕性，隨時與壞人壞事作堅決的鬥爭。同時也使諸位知道也是向諸位保證：我們修士雖然和大家有着不同的信仰，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是，這一切並不能影響更不能破壞我們在熱愛祖國建設祖國的共同基礎上的團結一致。

我們修士同樣是中國的人民，而且是毛澤東時代的青年。我們有着一般青年人所有的沸騰的熱血，我們一定要和全省青年、全國青年一道，為我們偉大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努力奮鬥，貢獻力量。同時也因為我們剛剛才擺脫反革命集團的魔爪，在各方面有所不及，尤其是在政治思想覺悟上與一般社會青年相比還是相差很遠。因此，希望今後全省青年同胞們給我們以更大的關懷和支援，使我們永遠忠誠於我們可愛的祖國及祖國人民，繼續作好天主教會內的反帝愛國工作而為我們偉大的祖國貢獻出青春的活力！



訪法、比瑣記

· 楊增年 ·

關於我們訪問法、

比兩國的情況，顧梅青教友已寫了專文。這裏，我僅作一些補充。

在比利時天主教友工人家庭中的一個星期日，我們認識了伯多祿

· 瑪松先生，是個碼頭工人

，也是一個正義而堅強的和平保衛者。下頷上留了一圈大鬍子，眼睛却是十分有力。去年由於他反抗搬運軍火而被判徒刑六個月，最近才釋放。在談到中國人民的革命時，他說：“我同情中國革命，世界上必須消滅殖民主義。我們不要戰爭，比國人民對於戰爭帶給我們的痛苦是熟悉的，假如有人要挑撥戰爭，比國人民決不向中國人民開槍。”說完了他緊緊握住我們的手，半晌一直用眼睛中不滅的光來傳達他的

心中話。

在比利時蒙斯的藝術團演出晚會上，一位老先生在我身旁，他對我說：“中國青年太可愛了，我希望我們下一代的孩子將來能夠不受國界的限制，一起跳舞，一起講故事。我們的責任是為孩子們準備一個幸福的世界，讓孩子們永遠不再遭受我們已經遭受過的痛苦。”說畢，一邊笑，一邊緊緊的擁抱着我。我覺得脖子裏、面頰上濕潤潤的，全是他的眼淚。記者將我們擁抱了10分鐘的照片搶拍了去。也有人看完節目之後這樣說：“通過你們的節日演出，才真正懂得中國是具有幾千年文化歷史的古老國家。”

我們在法國藍色海岸、尼斯、芒東訪問時經過了世界上最小的國家摩納哥。這個國家全國只有3萬人，70個警察，100名軍隊。我們的汽車從摩納哥入境到出國境，

經過時間是6分鐘。我們抵達芒東的第二天，有幾個摩納哥青年，是國際青年旅行俱樂部的負責人來找我們去游城，一路上他們細細的給我們介紹摩納哥的情況和工人生活，他們說：“中國青年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資本主義國家，貧富的極端不均，是它的特徵：富人全家每人一輛汽車，別墅幾十幢，按季更換；廣大的勞動人民呢，生活非常困難。我們離開法國時，歐洲氣候暴冷，據法國報紙發表，全法凍死了30多人。我在巴黎賽納工人區一個天主教工人家裏和他全家過了一天生活，使我懂得了法國人民的真正生活，正如同安得肋神父告訴我的那樣：“真正的法國人生活應該到賽納工人區去找，住在‘凱旋門’旁邊的皇家旅館裏，假使僅僅看見巴黎市面上的表面繁榮，是不會真正了解法國人民生活的。”如工人鮑爾萊馬丁，月薪收入3萬法郎，一家5口人，住在人家的氣樓裏。我和一位女教師接受邀請去訪問了他的家。馬丁太太最近正採取無痛分娩法生產了第三個孩子，正在修養期。爲了招待外賓，馬丁先生親自協助太太生煤球爐，氣樓裏煤烟噲

人，馬丁先生臉上全是黑煤炭。可見法國人民要求改善生活還是一個現實的也是迫切的要求。

這次訪問法、比兩國使我們也獲得機會訪問了人民民主國家捷克斯洛伐克及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捷克我們參觀了他們的工業、農業、世界聞名的司可達汽車工廠等。那兒的工人正在幫助我們的五年計劃，爲我們製造大型的工作母機，工廠的裝箱待運部份可以看見很多“運往中國”的字樣。在那裏，和工人們的擁抱或握手，就好似我們之間的血液也在擁抱中交流着似的那樣親切。我們長途旅行的疲勞，往往在這些熱情的擁抱中消失得無影無蹤。

1955年元旦前後，我們正在捷克風景區加卡諾斯雪山工人療養院中休息。捷克主人爲了使我們愉快，特地從布拉格請了一位名廚司來到山區爲我們做飯，請了捷克國家選手來教我們滑雪，鼓勵我們去鍛鍊身體，結果住了十多天，大家因爲身心愉快，體重全增加了。爲感謝捷克主人的招待，除夕的一天，我們全團人人動手，做中國菜給全體工作人員吃。從很遠的大使館裏運來了海參、干貝、醬油、茴香等，

大家拿出自己的拿手傑作的本領來燒了幾個中國名菜。當我們洗掉了滿臉的油垢，穿了禮服，和捷克朋友們一同吃自己燒的菜的時候，真是其味無窮！這一夜我們從1955年的晚上7點一直玩到1956年的天亮2點鐘。

在莫斯科，我們參觀了列寧、斯大林墓。零下十多度的寒冷氣候之下，從清早開始，就有人排了數百入長的隊伍，等待着前往瞻仰這兩位偉人的遺容，他們的精神永遠和人民在一起。莫斯科已經同我在1953年去參觀時又改變了許多，沿

路又出現了許多公寓式的住房。傳真機，在法國比國，僅僅是在商店的櫥窗之中供人們欣賞，但有能力買的人很少，在蘇聯，却已是比較普遍了。連我們住的青年宿舍中，夜間大家在這兒從傳真機裏可以看到大歌劇院的芭蕾舞了。

回國之後，我們想起法比兩國人民的生活，回憶起他們熱情的性格和動人的談吐，一直使我們念念不忘。希望今後有更多接觸的機會，以進一步促進我們各國人民之間的友誼和團結。



法國天主教報紙評論法國外交政策

據新華社北京訊：塔斯社巴黎4月5日電：法國天主教報紙“天主教證言報”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為：“在比諾和摩勒關於新外交方針的聲明之後”。

文章作者表示意見說，法國內閣總理和外交部長的聲明“絕不使人懷疑已有8年之久的法國外交政策的基礎有什麼變動”，作者接着強調指出，“但是，現任政府和其他許多政府不同，它希望有權公開說出西方聯盟中的毛病。在這種情形下，法國部長們的聲明所引起的某些新聞記者的批評的確令人驚奇……他們（法國國務活動家——編者）不僅爭取自由討論的權利，而且享用着這種權利。他們享用這種權利就使一些習以為常的觀念發出了疑問。正是在這一點上，人們不願寬恕他們。”

各地 簡訊



漳州市教友成立愛國會

福建省漳州市教友，於3月26-7日舉行了教友代表會議。參加會議的代表計55人，列席10人。

會議聽取了龍溪專署宗教事務處處長等政府首長的報告。全體代表認真研究、討論並通過了“漳州市天主教友愛國學習會5年來的工作報告”和愛國會章程，並以協商辦法選出了17名委員組成愛國會。蔡以仁教友當選為愛國會主任委員，黃子玉代理主教當選為副主任委員。

鄭州市愛國會改選籌備 委員會成立

河南鄭州教友在提高覺悟的基礎上，進一步認識到愛國愛教的一致性，要求神長教友共同團結起來走愛國主義道路的願望空前高漲。

鄭州市教友愛國會，於4月4日舉行了全體委員會，與會委員一

致認為需要實現委員會的改選，成立愛國會改選委員會。經過醞釀討論，通過決議，邀請張魁進、張永傑二位神父及姜建文等23位教友共25人任籌備委員，參加改選籌備工作。

4月9日，愛國會改選籌委會推選出姜建文教友為改選籌委會主任委員，張魁進神父，郝德福、王玉芬教友等6人為副主任委員。經過廣泛地交換意見，通過了5項工作綱要。

南京愛國會舉行四屆全 體委員會廣泛深入地 傳達四次代表會決議

南京市教友愛國會於3月11日舉行第四屆全體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與會委員一致選出了李維光代總主教，王性天總本堂神父、田家嘒神父、楊鄰德神父、石智良修女、孫持方教友等15人為第四屆全體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常委。經過選舉，孫持方教友當選為主委，楊鄰德神父，汪皓、王錫三當選副主委。

又訊，南京市神長及教友代表，於3月14日起，分別向全市各單位、各階層教友廣泛而深入地傳達了於今年2月底召開的南京市天主

教友第四次代表大會的精神和決議等。

武漢市教友籌組愛國會

武漢市天主教愛國組織籌備委員會於3月15日，召開主委秘書長及分會主委聯席會議，到會的有市籌會主委、副主委、辦公室主任及7個分籌會的正副主委等21人。

會上，發言人一致擁護成立愛國會，並指出成立愛國會是符合廣大教友羣衆的要求的。

市籌會彭堅副主委說：“我們市籌會接到了一些修道和教友的來信，要求成立愛國會，尤其是今天，傳染病院的修道也集體寫了信來要求成立愛國會……”

會議接着討論了愛國組織籌委會兩年來籌備工作的總結（草案）和討論了召開代表會時的代表名額及代表產生辦法等。

會議繼續就起草愛國會章程及報告、修訂愛國公約、成立大會秘書處等問題進行了討論。

浙江各教區負責神長等在杭學習

浙江省5個教區的19位神父，不久前在杭州進行了學習，其中包

括杭州教區神父8人，麗水教區2人，溫州、寧波、台州各3人，其中主要的是該省各教區的負責神長。

杭州市宗教事務處於3月22日邀集19位神長舉行學習座談會，在會上製訂了學習計劃。學習內容規定為：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周總理的政治報告、關於知識分子改造問題的報告等，以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為中心內容。學習期限定為5天，自3月23日開始至27日結束。

通過學習，大家都明確了當前國內外的形勢，明確了農業發展綱要對教會、神職人員的一切身關係。大家有信心投入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潮。

會外大家參觀了解放台灣展覽會。

趙振聲主教等參加政協 河北省一屆委員會二次全體會議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北省第一屆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於4月5日召開。出席這次會議的天主教界的委員和列席代表有：獻縣教區趙振聲主教、楊玉牧院長神父，宣化教區常守彝副主教、張振華神父，清苑縣崔士光神父、石家莊市

尉文質神父，唐山市愛國籌委會主任委員張達五教友及豐潤縣王樹春教友等8人。

在大會上發言的有趙振聲主教和張達五教友。

上海張家樹神父等當選 政協市委會委員

上海伯多祿堂張家樹院長神父，最近光榮當選為政協上海市委員會委員。與張神父同時當選的還有言慧珠教友和楊增年教友。他們和以前當選的楊士達、陸薇讀、顧守熙、朱魯異、馬邱任我等教友，一同出席了4月9日開幕的政協上海市第一屆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列席這次會議的有：徐元榮、李熙德神父，獻堂會李秀清修女，陳湘泉、張禿仁、宋梧生、張靄墨等教友。

武漢市神長教友參加政 協市委會會議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省武漢市委員會於4月初舉行一屆三次會議。武漢愛國組織籌委會宣少生主任、副主任袁文華神父及羅忠教友等出席了這次會議。此外，政協武漢市委會特邀請聖母院院長

王玉山神父、漢陽朱運廣代主教、武昌蔣蘇代主教等參加。另外，列席會議的有高智明神父、左模麗、朱蓮宗、徐友亮、馬文虎修士，范華堂、張斯宏教友等。

在大會上發言的有王玉山神父、蔣蘇代主教、左模麗修道、徐友亮修士等。

天津李培德神父傳達政 協會議經過

天津市天主教教友愛國運動促進會於4月16日晚舉行報告會，到會神長教友等約200人。會上，由該會代理主委李培德神父傳達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的經過和參加會議的感想。

李神父除了報告會議過程及在首都參觀的情況外，並對會議期間政府對宗教界代表的關懷照顧表示感激。李神父號召教友積極參加祖國建設，搞好愛國愛教工作。

唐山市教育局宗教事務 科召集神長教友座談

唐山市教育局宗教事務科，在3月27日召集該市神長教友舉行座談會，參加座談的有藍廷宇、王永

錄、藍柏露、趙天爵、藍岐山、李培德等6位神父和50多名教友代表。

與會者就(1)對政府宗教政策的體會；(2)天主教友為什麼要參加愛國主義學習；(3)天主教徒為什麼要參加反帝愛國運動；(4)天主教教友組織的性質和任務等問題交換了意見。

各地神長教友歡度復活

占禮

除本刊上期所報導的外，南京、上海、廈門等地神長教友歡度復活占禮情況如下：

南京市的教友們，在建定聖體占禮那天，分成39班進堂跪拜聖體，直到第二天清晨。占禮日，李維光代理主教舉行了大彌撒。彌撒後，教友們踴躍地參加了“教友之家”的文娛活動，參觀了圖片展覽，並遊覽了南京名勝。

在上海，張士琅代理主教在占禮那天，在董家渡大堂舉行了五六品大彌撒。張伊耕院長神父在講道

中勉勵教友和耶穌一同復活，趨向聖善。此外，徐家匯大堂、洋涇浜若瑟堂以及伯多祿堂等各處聖堂都熱烈地慶祝了占禮。盧灣區青年教友並在晚上舉行了慶祝晚會。

廈門的教友，在楊向榮神父的領導下，以極為興奮的心情望了占禮大彌撒。彌撒後，楊神父並領導教友們為祖國的富強、毛主席的身體健康和祈禱世界和平聖教廣揚念了三遍聖母經。

北京北堂區革新會歡送 去西北參加生產的教友

在政府的號召下，北京市居民不斷報名去西北參加農業生產。本年2月間，北京教友中即有張天佑、李愉侯等17戶去了甘肅；最近又有北堂教友劉子剛、馬淑珍兩戶報了名，已於4月6日啓程。

3月28日下午7時，北京市北堂區革新委員會在北堂舉行了一個歡送會，歡迎劉、馬兩家教友，並向他們贈送了禮物。

更正 本刊112期第15頁文右欄6行“伯多祿的母親”係“雅各伯的母親”之誤；第29頁文右欄12行“郝一鐸修女”係“郝一輝修女”之誤；倒數第3行“沈書鴻神父”係“沈初鳴神父”之誤；第30頁文右欄第1行“他們進行了數日的參觀”係“他們進行了參觀”之誤；第32頁文右欄第7行“68頭”係“18頭”之誤。又113期35頁左欄文第3行“建議”係“建設”之誤。特此更正。



新·人·新·事

脫下舊人，穿上新人。

—聖保祿宗徒



功勞也有她一份

孫正漢和姜懷英是一對和睦的夫妻，也是一對熱心的教友。老孫在蕪湖機車修配廠當電焊工人，姜懷英管理家務。夫婦二人帶着小女兒春蓮，一家人日子過得挺樂和。

今年“三八”婦女節剛剛過去，9日那天晚上，姜懷英正帶着春蓮準備上街買東西，鄰居張成和跑來對她說：“你家老孫評上了積極生產者，又得了獎啦！”姜懷英一聽非常高興，感到老孫做得好，自己也有光彩。不多一會，老孫興沖沖地回來了。7歲的春蓮一把拉住他直嚷：“爸爸，你得了獎啦，快代我做新花衣罷！”老孫直笑，忙從荷包裏掏出獎金交給姜懷英，說道：“快收下罷！我工作能夠3年不出事故，正有你一份功勞哩！”這一晚，全家又樂得像過節日一樣。

3年中，從老孫手裏接的電焊活也數不清有多少件，無論是粗活細活，不管是在家焊或者上門代人家焊，也不管是白天黑夜或晴天下雨，都能一喊就到。有時深更半夜有人來喊，他就馬上從熱被子裏爬

起來，去把任務完成，而且從來未出過斷焊事故。老孫能夠做到這樣，當然主要是他自己努力的結果；可是正如他自己說的，還有他愛人的一份功勞哩！

老孫是個40以外的人，幹接焊這個手藝有25—6年了。解放以後，他幹活的勁頭一天比一天大。195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國家過渡時期總任務又頒佈了，他感到莫大的興奮和鼓舞，決心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姜懷英呢，她把鼓勵老孫做好工作當作自己的責任。不論老孫做早班，做中班，或者是夜班，她都按時喊他起床，使他上班從來不遲到；而下班回來，家裏的飯呀、菜呀，都預備得熱氣騰騰的，讓老孫回來痛快地吃個飽。家裏的一切事情，姜懷英都做得好好的，一點也不要老孫操心。前年大水時候，她連搬了幾次家，沒有叫老孫請一次假，她還對老孫說：“人家來喊你，都是接焊要緊的東西，你要細心又細心啊！”去年底，機車修配廠家屬開展“五好”工

作，第一好，就是要做到“鼓勵職工生產好”。她就想到自己以前做得對了，從此更加注意了，逢到老孫做晚班第二天回家來，她就把小春蓮帶到屋外去玩，讓老孫安安靜靜地睡覺。有時，鄰居的孩子在門前玩鬧，她急忙去小聲地說：“孫

伯伯睡啦！好寶寶你們走遠點去玩罷！”此外，她還關心別人。鄰居杭嫂有時睡遲了耽擱做飯時間，姜懷英就跑去喊她：“該起來做早飯了，快下晚班啦！”這樣，日子一久，姜懷英就成爲家屬們學習的榜樣了！（亞納）

南京市愛國會委員耿學琴

榮獲“除四害”一等獎

南京天主教友愛國會第四屆委員會委員耿學琴，因爲在“除四害”工作上積極努力，最近在全市除害授獎大會上榮獲了一等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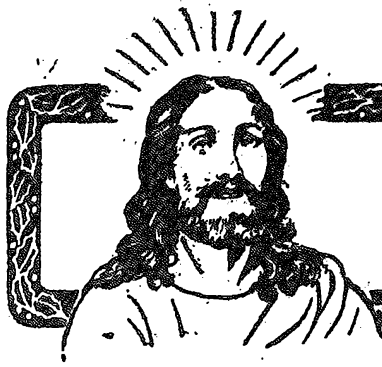
耿學琴是南京市鼓樓區的教友，她的兒子王書榮和女兒王書珍曾是南京市愛國會第一、二兩屆委員會的委員。她的家庭簡直可以說是一個愛國愛教的家庭。只要政府或愛國會有了號召，她總是跑在前頭。她雖然是個老太太，可是對於工作和學習的勁頭，就連小伙子也有的趕不上她呢！

耿學琴教友除了經常地積極參加反帝愛國工作外，並從1952年愛國衛生運動展開後，就積極捕捉老鼠，打撈孑孓。今年，政府發出了“除四害”的號召後，她更積極地向羣衆宣傳“除四害”的重要性，動員羣衆行動起來。羣衆反映沒有適當的工具，她聽了，覺也睡不着，極力想法子給羣衆解決工具的問題。

她努力鑽研，試驗出一種新的工具：用一把舊牙刷穿上根線，線上吊上食物，再把牙刷撐住臉盆。用這種工具，她在一夜之間就捕了3只老鼠。她就把這種工具挨家挨戶地向人介紹。在她所住的29戶的居民小組裏，家家都捕到了老鼠，她自己一連捕了44只。

她還動腦筋研究出一種捉麻雀的方法。她看見麻雀常在院子裏跳來跳去，就把稻草鋪在短牆上，在草底上放上繩子，又在繩上結了許許多多的活線結，稻草上撒了穀子。麻雀一來吃食，腳就落進了線結裏，給活活地套住。用這種方法，她一連逮住了33只麻雀。此外，她並帶動羣衆把一條2丈長5尺寬的臭水溝填好，杜絕了蚊子的孳生。

這樣，她獲得了一等獎。在得獎後她表示，一定要更好地團結羣衆，把第二季度的除害工作提前做好。（天培）



耶穌傳

• 李德培神父作 •
(張驥插圖)

134 婚 姻 問 題

瑪豆，拾玖，3—12。

據聖史瑪豆記載：“法利塞徒們前來試探耶穌說：‘不拘因為什麼理由，都可以休妻，使得使不得？’”

爲什麼法利塞們搬出這個問題來試探耶穌？因當時猶太人的社會所奉行的還是封建制度，重男輕女的陋習，視爲金科玉律，理所當然；僅許可男的休妻，而女的唯有低聲下氣的苦受。但當時對於休妻——離婚問題，經師、學士、法利塞所作的解釋，彼此很不一致：一派嚴格地主張，非得妻子犯了姦情；男的才能休妻；另一派則主張，丈夫對妻子稍有不滿之處，即可停妻再娶。休妻時，喚來兩個證人，在休書上簽押後，夫妻即算斷絕婚姻關係，男娶女嫁，各不相干；休書應由女方保存。因此婚姻的紊亂，家庭的慘劇，在猶太人中習見不

鮮。這番法利塞輩把問題擺在耶穌面前，看耶穌隨從哪一派，以便在言談中找耶穌的差錯。而耶穌趁此機會，竟然把天主從造人類伊始所定的一夫一妻終身不能離散神聖的婚姻制度給衆人講解出來，作爲天經地義、人人必該遵守的大道理。

耶穌昭示婚姻的正義說：“你們沒讀過聖經麼？最初天主造生人類的時候，只造了一男一女，並說：‘爲此，人需離開父母，結合妻子，倆人成爲一體。’（創世記，貳，14）所以夫妻已經不是兩個，而是一個個體了；天主所結合的，人不能使之離散。”——耶穌在此，用祂無上的權力，揭示了天主最初規定的制度。天主在造化一男一女的當兒，不但給夫婦以生理上的和諧，更使他們順從倫理和宗教的法令。婚姻固然是一種契約，而且

是終身不渝的契約；這個雙方自由結成的契約，不單獨地基於兩人的意志情感，而更是天主造化工作中



的規劃之一。故此耶穌說：“天主所結合的，人不能使之分散。”這個神聖尊嚴不可侵犯的婚姻制度，在猶太人中漸漸地鬆弛起來；耶穌來為整頓教律，重新又把它恢復到最初的莊嚴，且又把它建立為七件聖事之一；從此，婚約與聖事，二而一，已不可再分裂。締結婚約的男女雙方，就是婚配聖事的舉行的，同時又就是婚配聖事的領受人。

以上耶穌所講夫婦關係密切、終身不能脫離的道理，顯然與猶太人祖傳的說法不相吻合。然耶穌的話全是聖經原文，有根有據，無可

推托；另一方面，申命篇上又規定出休妻的條文；這種矛盾，依人的理智，實在難解；於是法利塞徒又逼問耶穌說：“既然如此，為什麼梅瑟還命人寫休書休妻呢？”（申命篇，貳肆，1）——他們這種問法，確實狡詐得很：梅瑟何曾命人休妻離婚，只不過為保證女方的權利，規定了：在休妻時，給她一分休書，作為她自由的保障。耶穌見他們對於聖經，只理解一些皮毛，而未能探索其中的真義，乃厲聲向他們說：“只因為你們——猶太人的心太狠太硬，梅瑟才容忍了你們

休妻的行爲，當初却不是這樣。”

讀者們也能體會到，古經上明文記載着一夫多妻及休妻的條例。我們可以作以下的解釋：（1）天主在造天地之初，因人類稀少，特許一夫多妻，爲迅速地繁殖人類；這不過是一時的權便，並不是經常大法。（2）梅瑟時代，在猶太鄰近的民族中，多有離婚的惡劣風氣，猶太人很受了這敗壞習俗的薰染；若梅瑟不容許他們離婚，則夫妻中的慘劇、倫理道德的毀滅，不知伊於胡底；而梅瑟這種作法的用意，也就是寓禁於忍，慢慢地使這種劣風自行消弭。因此耶穌更進一步剴切地闡明這端一夫一妻終身不可離異的道理說：“我告訴你們，無論誰，若休了自己的妻子，另娶一個，就是犯姦淫；爲妻的若離棄丈夫另嫁別人，也是犯姦淫；誰若娶那被休的婦人，也是犯姦淫。”

主特選的宗徒聖保祿把主的意旨闡說得更詳明：“至論那已經結婚的人，我命他們——其實不是我命，乃是主命——妻子和丈夫不要離散；若如果離散了，也不能再嫁，還是同丈夫再和好更爲順理。同樣地，丈夫也不要休妻。”（致格林多一書，第10）耶穌的新婚姻

法，有了這樣的清楚注解，還有什麼疑難問題呢？夫妻倆本不應該離散，萬一因着重大原因，難以同居，可以暫時分離，然婚姻的關係，絕不能因此而解除，夫妻依然是夫妻，雙方絕對不許可再嫁再娶；並且有本分儘可能的破鏡重圓，重歸於好。

耶穌所講的婚姻制度，是否與我國的婚姻法有所抵觸？我認爲二者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今略舉一二，以明其義。婚姻法第2條：“……實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權利平等，保護婦女和子女的合法利益……”；第17條：“……男女一方堅決要求離婚的，得由區人民政府進行調解，經調解無效時，應即轉報縣或市人民法院處理。……縣或市人民法院對離婚案件，也應首先進行調解；如調解無效時，即行判決。”據此可見婚姻法正確地規定了一夫一妻制，重婚、納妾是違法的罪行。至論許可離婚，乃爲避免更不好的後果，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經再三調解無效後，方容許離婚；這並不是獎勵隨便離婚，而相反地是要逐漸地消滅社會上最不幸的慘劇——離婚。故此婚姻法的精神與聖教會婚姻制度的目

的，不但毫無歧異，而且起了互相美，保障婦女及子女們的合法利益輔助的作用，更能收到維護家庭和的效果。

135 守貞問題

瑪豆，拾玖，10——12。

法利塞徒聽了耶穌這一席話，悵惘而去。宗徒們對於耶穌所解釋的婚姻法亦感覺過於苛刻，因之不禁失興地問師傅說：“人同妻子的關係若是這麼嚴苛，還不如不結婚的好！”

耶穌教訓他們說：“這話——不結婚的話，不是一總的人所能領受的，只有蒙受主寵召的人才能領受！因

爲闍——獨身，有出於自然的，有人爲的，更有爲天國而自闍的。這話，誰能接受，就接受吧！”

根據耶穌上邊的話，我們對守貞問題可以作以下的解釋：（1）如因顧慮家室的牽累，或因不願受婚姻的拘束，以便放蕩任意淫樂，而不娶不嫁，即耶穌所說的“人爲的闍”；守貞乃是爲天國，爲事主，爲超性的宗旨而不婚娶，棄俗修道；因他們的犧牲是偉大的，他們將獲得貞潔榮冠的賞報也是不可言



喻的。(2)守貞是完全出於自願而不是勉強的。耶穌說的明白：“這話——守貞的勸諭，不是一總的人所能領受的。”又同樣地說：“這話，誰能接受，就接受吧！”聖保祿宗徒說得更明確：“那沒有結婚的及守寡的，我給他們說，若全像我這樣——保守貞潔是更好的；倘若保守不住，就該結婚；因

爲與其(內火)煎燒，倒不如結婚爲妙。……你若娶妻，並不犯罪；貞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致格林多一書，柴，8—9)(3)若有人問，如果世人全都守貞，則人類豈不滅絕了麼？按以上耶穌及聖保祿的話及聖教會2000年來的歷史事實來觀察，這實在不可能的事，故不必多此憂慮！

136 耶穌降福兒童

路加，拾捌，15—17；瑪而谷，拾，13—16。

耶穌生，謙遜良善，面容上常流露出一種和藹可親的氣度；所謂“君子之德風”，正適合於耶穌待人接物的作風。故此，不但羣衆們歡迎祂，擁護祂；即一般的兒童

們也時常偎依祂左右，用他們純潔心靈，來試嚐天主的神樂。更有些



熱心的母親們，把孩童抱到耶穌跟前，求耶穌摸撫他們，予並以祝福。

據聖史瑪而谷記載：“某日，抱着二代兒童來求耶穌祝福的人非常地擁擠，以致耶穌連休息片刻的功夫都沒有；宗徒就不耐煩地對他們加以申斥，並攔擋他們，不叫他們到耶穌跟前來。耶穌見了宗徒們這樣作法，就憤怒不平地向他們說：

‘儘管讓孩子們上我跟前來，不要阻擋他們！因為天主的國，正相宜為這等人——二代孩童們所有。我實在告訴你們，誰若不像孩童似地領受天國，他將難以進入天國。’於是耶穌逐個地把孩子們抱起來，並覆手在他們的頭上祝福他們。”

喜愛兒童，乃人之常情，因為他們的心靈純潔而質樸，性情溫良而誠懇；行動起來，活潑可愛；不欺詐，不貪婪；心滿意足，隨遇而安；故此我們在孩童們天真爛漫的生活中，可以找到造物者的美妙神工。但這樣對兒童們的鑑別看法，還嫌它太庸俗、膚淺，沒有探索着造物者造化的深奧意旨。耶穌告訴了宗徒們，同樣也告訴了我們：孩子們，別看他們年齡幼小，身體纖弱，他們的確是諸德的表率、大人們的榜樣，不論誰若失去了兒童時代的德性，他就不容易進入天國。一個小孩子就是一顆不可限量的種子，將來它的長成，可以結天國的美果。

智慧是光明的，決不會暗淡。愛她的，就容易看見她；尋覓她的，就可以尋得她。追求她的，她必須先顯示給他們。早起尋求她的，不致感到疲勞；因為必見她正坐在自己的門前。思維智慧，是齊全的明哲；為着她守夜不寐的，就可以沒有顧慮。因為她到處尋找配得上自己的人，在路上她欣悅地把自己顯示給他們，善意地近接他們，殷勤地款待他們。智慧的起點是樂於受教。

—智慧書，六，13—18。

通 十 功

新 亡 者

- | | | | | | |
|---|---|---|---|---|----------------------|
| 潘 | 瑪 | 竇 | 神 | 父 | (5 7 歲, 上 海 人) |
| 孫 | 若 | 望 | | | (6 7 歲, 河 北 南 皮 人) |
| 宋 | 瑪 | 利 | 亞 | | (6 0 歲, 河 北 永 清 人) |
| 張 | 德 | 肋 | 撒 | | (6 4 歲, 湖 南 湘 鄉 人) |
| 王 | 默 | 爾 | 爵 | | (6 1 歲, 河 北 清 苑 人) |
| 馮 | 保 | 祿 | | | (4 8 歲, 遼 寧 本 溪 人) |
| 唐 | 依 | 納 | 爵 | | (7 7 歲, 河 北 河 間 人) |
| 丁 | 瑪 | 利 | 亞 | | (6 5 歲, 江 蘇 吳 縣 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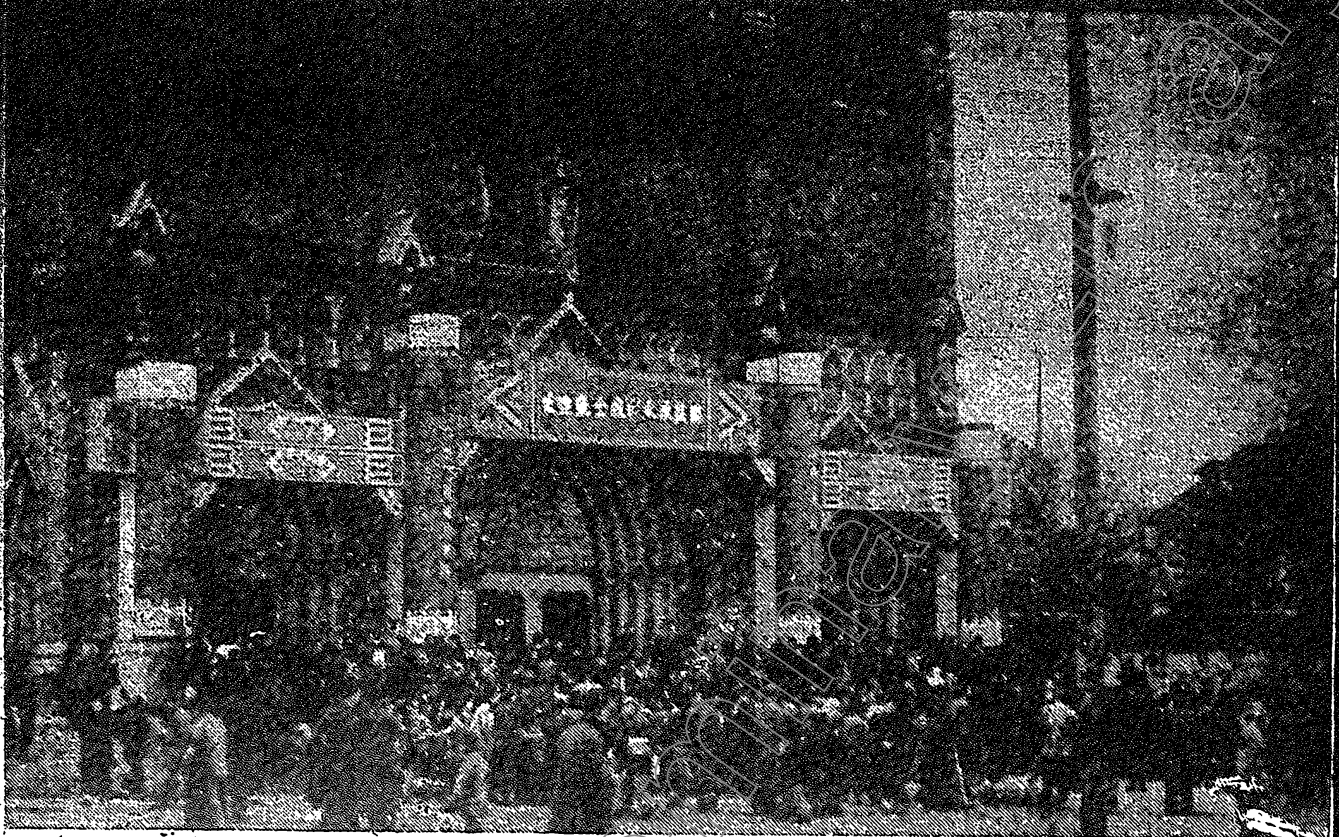
周 年

- | | | | | | | |
|---|---|---|---|---|---|---|
| 郝 | 瑪 | 利 | 亞 | 金 | 若 | 望 |
| 張 | 伯 | 多 | 祿 | 趙 | 若 | 瑟 |
| 周 | 瑪 | 爾 | 谷 | | | |

請 衆 信 友

爲 彼 祈 求

上海神長教友慶賀張士琅神父榮任代理主教



〔上〕4月8日，上海教友為慶祝張士琅神父榮任上海教區代理主教的謝天主彌撒，在徐家匯大堂舉行。圖為教友群集在堂門口和堂場上恭候張代主教的熱烈情形。

〔右〕同日中午，上海教友舉行了祝賀張士琅神父榮任上海教區代理主教的宴會。被邀參加宴會的神父、教友共230多人。圖為張代主教在宴會上講話。

（顧梅青攝）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